

漫

談

東

西

交

流

尹慶耀

一 一九五九年九月黑魯曉夫訪美，他在大衛營抱起艾森豪的孫子說，他們這一代將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

一九六〇年尼克森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獲勝後說：「當黑魯曉夫說我們的孫子將生活在共產主義下時，讓我們說他的孫子們將生活在自由之下」。

從右引兩段談話看來，當時美蘇兩國一面在搞和平共處，一面在準備把對方埋葬。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尼克森總統在白宮設午宴歡迎正在訪美的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席間尼克森致詞說，我們承認雖然我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但我們能夠發展正常的關係。我們兩國人民都嚮往和平，所以我們應負全部責任，保障我們的關係，也就是兩個強國之間的關係，堅決地為保衛世界和平服務。

布里茲涅夫在答詞中，同樣提到蘇聯和美國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也同樣強調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互利合作，對改善整個國際局勢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并且說：「我們共同努力建築新的國際和平大廈時，我們決不打算把它變成用圍牆與外界隔離起來的孤僻的別墅。我們希望這座寬敞的大廈，向一切爭取和平與人類幸福的人開放」①。

從右引兩段談話看來，現今美蘇玩弄和平共處，仍然不會忘記彼此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但似乎表面上已不再強調埋葬對方，暫時也不大注意意識形態。當然，我說的是暫時和表面，我不敢保證它們永久和實質上如此，更不敢保證雙方的想法確屬一致。

照共黨的歷史唯物主義說來，人類社會是循着後一個制度否定前一個制度的方式向前發展的，共產主義制度既然排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後，那末，世

界共產主義制度，就必須否定或者說埋葬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它自己的（世界共產主義）制度才能建立得起來。

從一九一七年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出現之後，半個多世紀以來，共黨一直在推行世界革命。可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每一個共產政權的現實，却越來越不能吸引人。這是有原因的。

共產主義原本是以改變財產所有制和提高工人生活為目的的。共黨以為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如果實行公有財產制，就不會再有人剝削人的現象。可是，十九世紀末期以來，資本家的企業已開始股份化，而今股權更高度分散，資本大眾化，不僅勞動者也可持有股票，且多數股票持有人，也不直接參加企業經營。當所有權和經營權職能分化後，改變所有制度，徒然給經營職能以無謂的干擾而已。

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不僅可節省人的體力，甚且可以代替人的部分腦力。第二次產業革命後的工人，已不再是「機器底單純的附屬品，要他去做的只是最簡單的、最單調的、最容易學會的動作」②。他們已大多是熟練工人、技術人員，甚至是某些專家。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貧困，大多數成為中產階級，再不歡迎什麼共黨的革命了。

就共產政權的現實而言，它們的公有制是一個浪費而缺乏效率的制度。說到實際生活，我們雖不能說自由世界的工人生活在天堂，但確實可以說共產世界的工人是生活在地獄。

共產主義確已失去其宣傳上的魔力，但如果因此就忽視意識形態的差別，去和共黨談什麼現實，那仍然是值得商榷的。然而，我們也并不否認當前的東西交流，確有其「現實」的背景存在。

資本主義制度不會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崩潰，但它并非沒有存在着問題。揀重要的說罷，環境污染到嚴重損害人的健康，過高的生產力與消耗力使得某些自然資源接近枯竭；幾乎每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受着通貨

膨脹和物價飛騰的困擾；國際間的貨幣制度、貿易競爭、能源爭奪等等，使得夥伴間的矛盾，幾乎不亞於和敵人（共產陣營）間的對立。

社會主義制度也并不像馬列等人所設想的那樣美好，它的問題是：農業失敗、物資缺乏、工業停滯、生產效率和生產情緒不能提高。社會主義大家庭，是一個不和睦的家族，最忤逆的毛共且已另立門戶。它們的情況，并不比自由世界的夥伴關係更好一些。

爲了政治理由，莫斯科和北平爭相與華盛頓勾搭；爲了經濟理由，蘇聯和東歐亟願與西方「交流」。說它是「現實」也好，說它有「誠意」也無不可，但如果說它是超越意識形態的真正「和解」，那就是一種不成熟的樂觀心理，會給世界帶來失望與不幸。

我們還記得，黑魯曉夫時代，蘇聯曾經大嚷大叫要在經濟競賽方面「趕上和超過」美國。一時東德要「趕超」西德，北韓要「趕超」日本，毛共則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③，并公開發表在鋼鐵、煤、電、水泥等產品產量方面趕上英國的一些統計資料。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第三個綱領，其中制定了二十年計劃，規定蘇聯工業品產量在第一個十年內（至一九七〇年）大約增長一倍半，並將超過美國「目前」工業水準；在第二個十年內（至一九八〇年）增長不少於五倍，並將遠遠超過美國「目前」工業總產量。農產品總產量在十年內要增加一倍半左右，在二十年內增加兩倍半，頭十年內，蘇聯將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主要農產品產量方面超過美國。

蘇聯不會達到它的目標，其他共產政權的「趕超」目標也都落了空。黑魯曉夫時代末期，在蘇聯和東歐，經濟改革的口號逐漸代替了經濟競賽的口號，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時（黑已下台），經濟改革就成了主題曲。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東歐連經濟改革也不如以前那樣強調，它們的興趣似乎已移向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只是，毛共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後，就一直走着它自己的道路。

共產集團經濟競賽的調子越唱越低，不是無因的。

首先得提到農業的失敗，遠的且不去管它，且說一九七二年罷。蘇聯去

年穀物生產一億六、八〇〇萬噸，遠低於現行五年計劃每年平均目標一億九、五〇〇萬噸，因而向外購糧三、八〇〇萬噸，耗資二〇億美元，出售黃金一八〇噸。東歐農業情況略好一些，但因一向依靠蘇聯糧食供應，蘇聯農業不振，對東歐影響頗鉅。談到毛共，去年因遭逢數十年罕見的水旱天災，毛共自稱糧食減產四%，依此推算應減產一、〇〇〇萬噸左右^④，但實際數字決不止此。而且，毛共最近又承認它去年農產減少一〇%。據統計，去年毛共向外購糧八五〇餘萬噸。現今毛共依然在向海外購糧，內部雖已動用儲備糧，但仍難免饑荒的威脅。

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每日新聞」把同月十九日有關美、蘇、毛農業的三則電訊並列在一起，標題爲「農業——三國三樣」。內容說，根據同月十九日美國農業部的特別報告，美國穀物播種面積今年增加了二、三〇〇萬畝，穀物產量將創新的紀錄，銷售量也將較去年增加五%；其次，據美國農業問題專家預測，蘇聯於一九七三——七四穀物年度，仍須輸入穀物一、五〇〇萬噸（蘇聯當局估計，食用穀物缺少千萬噸以上），但不必像去年那樣十萬火急地購糧，以致攪亂了世界市場的穀物價格；最後，據六月十九日發行的毛共英文月刊「中國建設」透露，毛共農業生產，仍然不能滿足大陸人民的需要，且指出一般產量不高，機械化水準低，抵抗災害的能力弱。

美國農業勞動力僅佔全部勞動力的五%，就可以供養美國全體人民和許多外國人；蘇聯農業人口佔總人口七〇%以上，農業失敗却是使黑魯曉夫垮台而布里茲涅夫也不得不對西方笑臉相迎的主要原因之一；至於毛共，農業人口佔總人口八〇%左右，其農業成績還趕不上「修正主義」的蘇聯。看來，儘管蘇毛滿腦子共產主義，腸胃裏却離不開資本主義的小麥和麵粉！

農業當然不單祇關係到吃的問題。在蘇聯的國民所得中，農業所佔比重在二〇%以上，農產品中約四〇%爲食品工業和輕工業的原料，這兩個部門在工業總生產量中所佔比重是很高的。毛共的經濟結構，更較蘇聯落後。據毛共自己透露，目前大陸工業產值中，以農產品爲原料的約佔五〇%；輕工業原料中，約八〇%來自農業；大陸內部市場的商品供應總額中，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約佔八〇%；出口商品中，農產品佔五〇%以上；毛共的全部財政收入，直接、間接和農業有關的，約佔五〇%左右。

由右引資料看來，農產失敗對於共產政權的全部經濟，都將有極其嚴重

的影響。因為毛共的統計資料既不完全又不可靠，茲暫舉蘇聯的官方資料為例。

蘇聯第八次五年計劃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平均每年工業成長率為八%左右，這已經比過去低得多。但第九次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實績更差，去年成長率僅六·五%，未能達成計劃目標。因此，儘管今年是五年計劃的第三個年度，也就是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年度，但工業成長率的指標仍不得不壓低到五·八%，這是蘇聯歷史上非戰時成長目標之最低者。又，第九次五年計劃原以民生優先即增加消費財的生產為號召，可是，一九七三年的年度計劃中，生產資料成長指標為六·三%，而消費資料成長率僅四·五%。這是說，蘇聯又恢復重工業優先的政策，連民生優先那隻「羊頭」也不再掛了。

經濟成長鈍化的原因，首先就是前面提到過的農業失敗，但那并非其原因的全部。

三

七〇年代初正像六〇年代前半，蘇聯的消費品又出現了滯銷貨，而且，連那些電視機、洗衣機等耐久消費財也發現滯銷。一九七二年一月當時，衣料、皮鞋等滯銷品總值三四億盧布，堆在倉庫裏的洗衣機相當於七、八個月的銷售量。這當然是由於品質、規格不良使然。但這些老問題上也有新原因，由於動員重工業、軍需工業等企業，於業餘趕製耐久消費品，結果反成為品質不良、規格不合的重要原因。

也許是勞動價值說在作祟，一談到發展、成長，共黨所能想到的就是增建工廠、增加工人。毛澤東總要人家從大陸有幾億人口去想問題，缺乏資金就要人民「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去搞什麼小型企業「遍地開花」。蘇聯的氣派大一些，但基本上仍然是依靠追加資金和勞動力，以求量的發展。這種趨向，雖在經濟改革時期略有轉變，但收效不宏，這或可稱為積重難返罷。

爲了追求高度成長，蘇聯將企業利潤的絕大部分連同折舊在內，上繳中央用以建設新企業。由於折舊率低，機器設備規定使用年限一七年，但實際常需二五至二八年才能換新，在老牛破車的條件下，談不到提高生產率。即

使新企業效率較高，但因數量有限，全部企業平均計算起來，成長率仍然低下。

爲了追求量的擴充，原建企業尚未完成，新建企業又已動工。去年九月三十日，蘇聯總理柯錫金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擴大會議中演說時指出，一九七一年預計應達成設計生產能力的一、五五七項投資計劃中，實際上有九〇六項并未完全開工。就未完成的國家投資額而言，一九六一年爲二四五億盧布，一九七二年就增加到六一四億盧布，如果連同集體農莊、合作社等投資合計，實際高達七〇〇億盧布。一九七三年的總投資預定額爲九六〇億盧布，那麼年度投資額中，就有七五%睡在那裏。因此他要求：第一、限制新投資，已經着手設計的投資，要集中在原有企業設備的近代化方面；第二、爲了促進技術革新，應積極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許可（Licence）。

但是，要把原有企業設備全部換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何況，要促使農業現代化，改善服務事業，維持國防開支，發展太空科學，對外經濟援助，開發西伯利亞，在在需要鉅額資金，豈是蘇聯的力量所能負擔？

「經互會」的其他成員國，與蘇聯不盡相同，但其公有財產制下的經濟組織與運營，基本上大同小異，因而所遭遇的困難亦大致雷同。

總之，共產集團的經濟發展已進入瓶頸地帶，非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即不易挽其危機，蘇聯如此，東歐亦復如是。據傳「經互會」投資銀行，將向西方銀行貸款五、〇〇〇萬美元，今後幾年內將以發行債券等方式，在西方金融市場籌措資金，最高額或可達一五〇億美元。

爲達此目的，蘇聯一方面在外交上擺出一副「緩和」姿態，一方面以西伯利亞的石油與天然氣向西方施行誘惑。湊巧這正是西方或者說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所歡迎的。

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突飛猛進，規模大、資金鉅、產量高、品質優，是現代化生產企業的幾大特色，但它也就需要廣大的銷售市場。又因爲資源消耗量鉅，使得某些資源尤其能源呈現緊張，因而對於投資開發海外能源以確保定額供應至感興趣。

經濟合作存在着若干實質上的困難問題，并非一蹴就可全部解決，但假如雙方都有需要，所謂交流也就比較容易了。今年五月十九日也就是布魯達達波昂的第二天，蘇聯和西德就簽訂了三項協定，第一是經濟、工業、技術

合作協定；第二是文化交流協定；第三是航空協定。其中自以第一項最為重要，因此它由布里茲涅夫和布朗德親自簽署後再由兩國外長簽字。據悉，雙方將在蘇聯合作設立一座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資金三〇億馬克，西德的克虜伯、通用、亨克爾和西門子等大企業均將參加。在未來幾年內，蘇聯西部將建造六座原子能發電廠，全部資金六〇億馬克，委託西德魯爾區聯合發電公司負責興建，由蘇聯以鈾及發電廠的電力供應折價償還。此外，西德還將在蘇聯設立啤酒廠，并建造一座現代化的印刷廠。總之，布里茲涅夫訪問西德可謂不虛此行。

談到獲取資金、現代化設備與技術，在歐洲自是西德首屈一指，另一個重要目標當然就是美國。因此，在前往波昂一個月之後，布里茲涅夫就又出現在華盛頓。他在美國盤桓了九天，美蘇雙方簽署了九項協定、兩個貿易協定書，并且發表一項聯合公報。九項協定包括文化、科學交流計劃；農業協定；運輸協定；世界海洋研究協定；稅收協定；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協定；防止核子戰爭協定；航空協定。貿易協定書中決定兩國在彼此首都設立貿易辦事處。蘇聯且准許美國的若干商業及金融機構在莫斯科派駐代表。布魯在美時發表過電視演說，且在一次特別會議中向參議院領袖們進行遊說，希望美國能在貿易上予蘇聯以最惠國待遇。看來，貿易與經技合作，乃是布魯訪美的主要目的之一。

四

六〇年代蘇聯集團與西方交流的重點在貿易，七〇年代交流的重點却在經技合作。

近年來共產集團與西方貿易有所增加。一九七二年蘇聯與西德的貿易額為八億二、七〇〇萬盧布，與日本貿易額八億一、六〇〇萬盧布，與芬蘭為六億二〇〇萬盧布，與美、英、法也各在五億盧布以上。

根據蘇聯政府發行的「對外貿易」雜誌五月號的報導，去年蘇聯與西方先進國家的貿易，計輸入額為三五億盧布，輸出二四億盧布，因此逆差達一億盧布。這項赤字要由蘇聯對其他共產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出超來彌補。但去年蘇聯對外貿易總額，計輸入為一三三億三〇〇萬盧布，輸出一二七億三、四〇〇萬盧布，入超應為五億六、九〇〇萬盧布。這是戰後首次出現的

逆差。主要原因係農業歉收，它需要向美國大量購買食糧，去年它從美國輸入總值四億六、一〇〇萬盧布，向美國輸出七、六〇〇萬盧布，僅此一項就有三億八、五〇〇萬盧布的赤字^⑤。但當交流進至經技合作時，貿易不會減少反會增多。最近的美蘇會談，在經濟方面似乎相當謹慎，把今後三年的貿易指標，定為二〇至三〇億美元。可是，如果說到一九八〇年時雙方貿易會達到五〇億美元，想來不算誇張^⑥。這對於為貿易赤字所惱的美國，可能成爲一種誘惑力。今年四月十二日，美國一家石油公司與蘇聯締結契約，協助蘇聯建設化肥工廠，蘇聯則以化學製品供應美國，這項協定爲期二十年，成約總額約八〇億美元^⑦。又六月八日，美國艾派索天然氣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已和蘇聯簽訂爲期二十五年的初步協議，準備投資百億美元，開發東西伯利亞雅庫茨克的天然氣，使得六年後的美國家庭裏，可使用蘇聯供應的天然氣。這只是一個初步輪廓性的協議，今後還有若干問題須待商討。同月二十九日，美國田納西公司、德州東方輸送公司及布朗洛特公司，與蘇聯簽署「誠意草約」，合作開發西西伯利亞秋明地區的天然氣，其投資額在前項協議之上^⑧。然而，蘇聯一方面和美商合作，一方面却又告訴日本說雅庫茨克天然氣的合作開發，日本仍然列爲優先^⑨。

蘇聯西部資源開發較早，現今巴庫油田已近枯竭，因此它的資源開發逐漸東移，且必須乞求美國和日本的合作。西伯利亞自然條件極差，經濟發展落後，但其資源埋藏量極豐，就可對缺乏能源的美日作爲鈞餌。

東歐同樣需要西方的資金與技術，今年六月五日至八日，「經互會」在布拉格舉行第二十七次大會，其會議公報中表示，一九七二年「經互會」成員國與世界所有國家的貿易額，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一〇·四，并且聲言成員國準備與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在平等互利、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促進經濟與科學技術方面的交流^⑩。

蘇聯老早就在指責毛共把貿易重心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去年一年，毛共對外貿易活動頻繁，邀進派出的貿易代表團達一三六起，但僅僅簽訂了四一項貿易文件，那比一九七一年要少一一項。實際的對外貿易總額，一九七一年爲四五億美元，去年不過五〇億左右，再高估也多了多少。目前大陸以抬高價格來遏阻輸出，銷港物品也正在減少，以貿易爲餌，毛共是做不到的。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日本「國際石油公司」宣稱，它已和毛共的「化學出入口公司」訂立合約，輸入毛共大慶油田的百萬噸原油，於五月至十二月之間交貨^⑩。六月初，外電傳稱美商正與毛共協商合作開發大陸沿海的海底石油，但是很久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一則毛共無如許資源供其對外施行誘惑；二則它對接受外國投資多所顧忌，並對蘇聯出賣資源的作法加以抨擊。這是說，毛共對經濟合作并不積極。

五月十六日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長伊諾增切夫(N. Inozemtsev)在「真理報」發表論文，就四月底蘇共中央全會關於與西方國家擴大貿易關係與經濟交流的重要決策加以申論。他指出蘇聯與西方各國發展經濟關係，可獲下述各種利益：(1)循着科學技術革命的途徑，實現國際生產分工；(2)促進蘇聯北部、西伯利亞、遠東地區開發計劃的完成；(3)利用賺取的外匯，達成經濟計劃的目標；(4)確保蘇聯的國際安全防衛……。

五

國際間的經濟關係愈密切，乃至多國籍公司的發達，會使得新的大戰不易爆發，這是一般人的想法，那麼「真理報」所稱經濟合作可保蘇聯的國際安全，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問題似乎并不如此簡單。

共產國家的經濟困難，固然是由於制度不良，但其軍費負擔過重，無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蘇聯的一般工業技術落後，但它的戰略武器和太空技術并不落後太多；毛共統治大陸二十餘年，什麼東西都沒有進步，但它也發展了傳統武器、洲際飛彈和人造衛星啊，它情願讓大陸人民喝清水、沒有褲子穿^⑪，但核武器仍然是要發展的。

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資料，一九七一年四「極」的軍事支出如左

軍費支出 (億美元)	佔GNP (%)	軍費支出 (億美元)	佔GNP (%)
美國	七·八	八·〇	一〇·〇
蘇聯	五·五	一·〇	〇·八
日本	一·〇	一·〇	〇·八
中共	八·〇	一·〇	〇·八

共產國家的軍費數字隱藏部分太多，外人沒法弄得清楚。根據蘇聯兩位

科學家估計，一九六九年蘇聯預算中的國防經費為一七〇億盧布，而實際為八〇〇億盧布(照目前匯率為一、〇〇八億二、〇〇〇萬美元)現在就可能到九七〇億盧布了^⑫。毛共何嘗不是如此？右表所列蘇毛軍費數字是過於偏低的。自由世界對共產制度不良以致使其人民生活困苦發出譏笑，但也不能忽視共產砲口正向着自由世界擲笑啊！我們贊成國際經濟交流，但自由與共產究竟是兩種不能長久相容的制度，我們不能不防止這樣一種結果：共產政權自己養兵，自由世界替它養民，而那些兵又以自由世界為假想敵。當然，民生工業一到戰時，很多都可轉變為國防工業，那也是盡人皆知的事。

另一種結果也是該預防的。自由世界正為能源所苦，目前石油輸出國已有利用資源作政治鬥爭的趨勢，倘若自由世界的能源供應仰賴於共產國家，後者的政治鬥爭技巧可更加厲害。我們可以相信，自由世界不會利用糧食供應控制鐵幕人民的腸胃，進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我們不能保證，共產世界不會利用能源供應控制自由世界工礦交通(甚至家庭爐灶)的腸胃，進而在政治上進行勒索。

撇開上述種種不談，在生意經上也還有不少值得考慮的問題。

義大利菲亞特(Fiat)汽車廠的工程師協助蘇聯設立汽車廠，第一步工作是動員雙方數百名翻譯人員編寫一本容納兩萬個專有名詞的字典。再則在官僚主義氾濫的共產政權下，法令的牽制、手續的繁雜、人員的懶散、效率的低落，一切事情都是慢吞吞的。這對時間就是金錢的西方廠商來說，是得是失恐怕還是個未知數。

去年十一月八日，美國與波蘭在華盛頓簽訂協定，使波蘭可以利用美國私人資金建設工廠而「分享所有權」。工廠由雙方共同經營，利潤由美國投資公司與波蘭政府分享。這項協定保證美國公司勿須透過共黨機關，可以直接洽僱波蘭工人，直接與波蘭工商業訂約購買原料及各項服務，並出售成品，如果這項新協定發生爭端，則由第三國予以調處。從共黨立場來看，簽訂這項協定的波蘭實在「修」得很。可是，我們也很難設想那工廠的運營，會在自由世界一樣的方便而不受限制，因為共黨不能無條件允許外國資本家賺它的錢，更不會讓一個特殊企業的存在，來動搖它整個企業的根本。在共黨辭典裏，利潤和剩餘價值是同義語，如果說為了不使勞動者被剝削剩餘價值而打倒本國資本家，却歡迎外國資本家來賺取利潤，那豈不是有些發瘋嗎

？

經濟發展不可一枝獨秀，各種企業互相配合是比較有利的。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經濟政策，乃至道路、港口、電話、電力等公共設施，都對經濟發展有其影響。像毛共靠三塊磚一口鍋發展起來的小化學工業，即使它「遍地開花」，又能對其他部門作出什麼貢獻？一窮二白的人民，不易接受現代技術。大部依靠人力、畜力，也對交通運輸發揮不了多少潛力。然而，蘇聯的西伯利亞，又能比中國大陸好上多少？在這樣的現實條件去從事技術合作來發展當地經濟，畢竟會有些不利罷！

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根本不同，難道不會形成嚴重障害嗎？

六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尼克森和布里茲涅夫發表的「原則宣言」中，似乎有這麼一項觀念，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和社會制度上的分歧，並不足以構成各國人民之間正常關係發展的障礙。

這項在理想中頗為動聽的觀念，會不會在現實中具體實現呢？英國一位元老政治家曾告訴聯合報倫敦特派員周榆瑞先生說：「布里茲涅夫和尼克森兩人都具有典型的農民思想形態，極為實際，不肯囿於理論和政治哲學。但不同的是，布里茲涅夫背後有一個絲毫不肯放鬆共產主義目標的政治系統和社會制度。這也就是說，他充分明白，他的從權措施不會搖撼蘇聯的根本」。相反的，尼克森的背後是一個各有主張的民主制度。它固然具有共同的理想，但並無一致的步驟。換句話說，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美國更容易迷失它的政治方向」⑭。

尼克森的談判時代口號，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提出的，蘇聯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是同年後半收緊的。美蘇「原則宣言」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發表的，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七日，蘇共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M. A. Suslov)在蘇聯馬列主義學院講演時，列舉出必須嚴防的敵人為：(1)資產階級意識——稱資本主義為「人民資本主義」及稱「自由世界」者，都包含在內；(2)社會改良主義、右傾修正主義、機會主義；(3)毛澤東分裂主義；(4)民族主義；(5)反蘇主義；(6)反共主義；(7)托洛茨基主義；(8)猶太主義。同年初，蘇聯把它發行的「蘇聯文化」雜誌，由文化部移歸中

央黨部管轄，那不是為了思想控制嗎？

蘇聯不斷把國內具有自由色彩的知識份子送進精神病院，連它的氫彈之父薩哈洛夫(A. D. Sakharov)也曾被秘密警察傳訊，最近消息說他可能被判癲狂，送進精神病院⑮。

蘇聯是不准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共存的。它也仍把東歐視為禁嚮，不願讓西方染指。

至於毛共，它與西方交流趕不上蘇聯那樣熱絡，但在思想控制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蘇聯希望要西方的資金、技術，不要西方的思想意識；西方則希望把自己思想帶進鐵幕。羅吉斯(W. P. Rogers)在向三十五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提出的五點和平建議中，關於「減低貿易，以及商業、工業、科學與技術知識交流的障礙」，想來是蘇聯所贊成的；關於「增進人民接觸，知識自由交流及文化與教育方面的合作」⑯，恐怕就不是蘇聯所歡迎的了。

蘇聯希望維持現狀，使兩個歐洲長久共存，因而它建議歐安會與會各國「不要互相提出領土要求」，也就是要承認現有疆界不可侵犯；西方希望改變現狀，使東西歐可復合為一，因而羅吉斯表示希望歐安會為國家疆界的和平變更留下餘地⑰。

雙方仍然各有所圖。我們得承認，自由思想能夠夾帶進鐵幕，自然會發生一些作用。但交流的影響是雙方面的，門禁森嚴的鐵幕，較易控制輿論；不設防的自由世界，就較難抵禦共黨的統戰活動了。

尼克森在今年的外交政策報告中說：「過早地認為危險已告消逝，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布里茲涅夫在美國的「超級」演技，會不會造成「危險消逝」的假象呢？

漫談至此，忽然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毛共為了「交流」，曾派遣一個瀋陽雜技團到美國巡回演出，美國何不派一個搖滾樂團之類，到中國大陸去兜上一轉。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毛共當不會拒絕罷！

註①：尼、布致詞見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蘇聯「和平與進步廣播站」的兩則華語報導。

註②：見「共產黨宣言」。

註③：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毛共「總工會」第八次代表大會時提出。

註④：一九七一年毛共自稱產糧二億四、六〇〇萬噸，「北京周報」則稱二億五、〇〇〇萬噸。

註⑤：參閱一九七三年六月廿四日聯合國發表的統計公報。

註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國家安全保障政策及科學發展小組委員會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發表的題為「美蘇通商關係——經濟、科學技術合作及外交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報告中，有此預測。

註⑦：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日本「朝日新聞」第九頁。

註⑧：參閱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朝日新聞」晚刊第一頁及七月一日中國時報第一版載六月三十日美聯社莫斯科電。

註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日本經濟新聞」晚刊第二頁刊載該報駐莫斯科的齋藤特派員同月十二日電報導，蘇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曾對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蘇經濟委員會天然瓦斯委員長（東京瓦斯會長）安西浩作此表示。

註⑩：同年六月九日蘇聯華語廣播報導「經互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公報」。

註⑪：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法新社東京電。

註⑫：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刊載毛共政權「發言人」聲明——評蘇聯政府八月二十一日之聲明中說：「據蘇聯領導人說，中國人喝大鍋清水湯，連褲子都沒有得穿，怎麼有資格生產核武器呢？」嗣後陳毅聲言不要褲子要原子彈，即爲此而發。

註⑬：參閱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時報第四版載莫斯科十五日合衆國際電。

註⑭：同年七月二日聯合報第二版周榆瑞專欄「美俄協議與西歐動向」。

註⑮：同年七月五日美聯社倫敦電稱，「每日電訊報」有此報導。

註⑯：羅吉斯五點和平方案，詳見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法新社赫爾辛基電，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⑰：同日美聯社赫爾辛基電，羅吉斯在歐安會中演說，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英國
通訊

迎接第二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

展望我國在國際宣傳外交上應有的措施

劉惠林

第二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將於本年八月在台北市揭幕，作爲時兩星期座談研究與參觀等活動。來自海外各大學一百二十名我國學人與本國專家及學者共濟一堂，互相報告國內外之情況，並對國是問題交換意見，提供心得，作爲國家建設之寶貴參考，洵爲近年來一大事；亦爲自蔣院長經國主政以來，虛心問政於民，所舉辦最具有深長意義大事之一。

國府自從以嚴正之立場，毅然退出聯合國之後，舉國上下在總統訓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大原則之下，力圖奮發，勵行政治革新，進行經濟建設，卒能渡過最艱難、四面楚歌之兩年，一新海內外耳目。身處海外之我

國學人，對此感受尤切。國家建設研究會之一再召開，復令我海外忠貞學人能獲有一難得之機會，一來了解國家建設諸般進步情形，二者使當局集思廣益。可謂兩得其便。此與中共僅以宣傳爲能事，誘騙部份海外學人，赴往大陸觀光，其目的不在虛心接受批評與建議，而在於「統戰」之宣傳伎倆，則有所不同。目下在大陸上之政權，雖因迎合自文革後之國際潮流，而以新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對我海外學人大量爭取。但其實際企圖，乃孤立和打擊我國在海外之力量，作爲其統戰之一環。事實上，中共由於其本身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及其「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之特徵，對海外學人，尤其自文革以